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6.03.012

语文与生命教育的不解之缘

孙发有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目前,越来越多的教育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传统教育对“生命”的漠视,具体到语文教育中,表现为语文教学人文性、实践性、情感性的缺失。语文学科与生命教育有着不解之缘。这不仅是教育发展的必然之路,也是社会现实的强烈呼唤,更是语文学科性质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语文;生命;生命教育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6)03-0035-03

1 传统语文教育的反思

新世纪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改革倡导学习方式的转变,提出了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新学习方式,在教学上更加注重学生的因素,使课堂教学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同时,新课程强调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体协调发展,相较以前,不仅重视学生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也突出了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关注和重视。但是,这种改变有些还只停留在形式上,而非内在的、精神上的深刻变革。由于我国应试教育传统的痼疾,要完成实质上的改变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语文正是受此教育传统影响和毒害的学科之一,因此,对我国传统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 and 危害进行重新梳理,很有必要。

1.1 语文教学人文性的缺失

事实上,我国传统语文教育并不缺乏人文精神,直至20世纪初独立设科以来,它才逐渐疏离人文主义轨道,而走上科学主义的道路。恢复高考后,迅速高涨的考试主义、学历主义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应试教育模式,更是为科学主义语文教育观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科学至上论观念造成了语文学科地位的贬损和学科性质的扭曲,它使语文丧失了最为根本的趣味性、想象性、创造性等人文性特征,沦为枯燥的技艺之学、知识之学乃至机械的应试训练^[1]。为了追求教学效率的最大化,教师的灌输代替了学生的学习过程,教师的讲解代替了学生的参与、理解,学生成了等待“输入”的容器,从而“导致语文课只见文字不见人文,只见筋骨不见血肉”^[2]。这样的语文课必然枯燥乏味,必然成为学生兴趣之外的东西,也自然成了学生学习的负担。

雅斯贝尔斯曾说:“什么地方计划和知识独行武断,对精神价值大加挞伐,那么这些计划和知识就必然会变成自身目的,教育就将变成训练机器人,而人也变成单功能的计算之人,在仅仅维持生命力的状况中可能会萎缩而无法看见超越之境。”^{[3]35-36}把活生生的人异化成无生命的“机器人”,这无疑令人忧虑和痛心的,正如夸美纽斯所说:“因为我们是在形成人,不是形成鹦鹉。”^{[4]139}因此,语文老师必须认识到在教学中应实现“语言与精神的同构共生”^[2],而非一味的独白,并让学生沦为“沉默的大多数”。

1.2 语文教学实践性的缺失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应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5]2}。但目前的语文教学却严重忽视了这一特点,唯教材、唯教参的现象仍十分严重,课堂上严格按照课前备好的教案实施教学,对教学的时间、空间甚至学生的思维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课堂、完成任务的目的。由于教师控制着课堂,对先教什

么,后教什么都事先进行了设定,在教材、教参、教案的圈子里活动,因而把课堂与生活隔绝开来。学生的思考不受重视,很多可以信手拈来的言语材料弃之不用,甚至课堂上生成的活生生的教学资源也被当作“事故”而扼杀。“那些飞进教室的蝴蝶、突如其来的大雨、窗外美丽的彩虹,都因为是课堂之外的新鲜,而被牢牢关在了课堂的围墙之外。”^{[6]160-161}从而,学生的视野受到局限,学生的生活经验不能进入课堂为语文实践所用,以致语文教学成了无源之水,语文学习与语文实践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正如一位语文教师所感叹:“关在笼子里奄奄一息的语文能给学生什么呢?……难道我们生命里最具想象与浪漫的二十多年的岁月就只能在这些遗留的文字旧页中去触摸一些腐烂的气息,而在其余的年月再回到一个与书本完全不同的真实世界而跌落曾经拥有的梦想?”^{[7]87}

1.3 语文教学情感性的缺失

“以教为中心”的语文课堂,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冯建军称这样的老师为“孤独的课堂独裁者”^{[6]162}。而学生则处于机械的、被动的接受者的角色,参与受到剥削,思考受到禁锢,情感受到压抑,个性受到排斥。新课程提出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的课程目标,把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提到了突出地位,使得我们的语文课堂有了一定的改观。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改变还很不全面、很不彻底,甚至是流于形式的。在升学压力的驱使下,学生学习的仍然是僵死的知识,仍然是考试的答案,仅仅几节体现三维目标的“公开课”也是演给别人看的。一次语文公开课后,笔者曾问执教老师平时上课是否和公开课一样,她无奈地答道:“公开课是公开课,平时该怎么上还怎么上。”由此可知,为什么许多学生在语文课上逐渐失去了对语文的兴趣。但是,我们却很少真正地反思。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他们对每一篇文章的理解和感悟也各不相同,忽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个性差异,代之以老师的理解和标准答案,必然会把语文教育带向一个僵死的胡同,必然会造就一批批麻木死板、缺乏个性创造的“雷团体”。

2 语文生命教育的现实需求

张楚廷说:“真正的教育者是经常的检讨者。”^{[8]171}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和检讨:“教育是否让欢快的儿童寡言了?教育是否让活泼的青少年抑郁了?教育是否用冰冷的水浇灭了青少年的憧憬和期盼?教育是否真的以为唯有靠灌输行事的?”^{[8]172}泰戈尔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没有生命的教育是肤浅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为此,我们要在所有课程的教学落实生命教育,尤其是在语文课程的教学。

2.1 教育发展的必然之路

教育是什么?教育发展什么?曾经的教育一会是上层建筑,一会是经济基础,“教育失魂落魄的现象如此普遍。”^{[8]140}一位教育工作者曾指出:“现在提倡很多的是教育要为经济服务,要为社会服务,这些都应该,但还应提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当然这几个服务是有联系的,但只提前者显然是不全面的。”^{[9]273}曾经的教育,我们强加在它身上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它不能独立的成为自己。蒙田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10]13}康德说:“人生来具有许多未发展的胚芽。”^{[8]112}因而,教育必须而且别无选择的应当是人的教育,是发展人的教育。“经济及以其为基础的政治,他们的根本亦在人及其发展。经济及以其为基础的政治、科学、艺术、教育等等之根本皆在人。”^{[8]99}

2.2 社会现实的强烈呼唤

无论是主张“性善说”“性恶说”,还是“白板说”,都不会否认后天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作用,在这里人们似乎得到了共识,所以把教育摆在了前所未有的至关重要的地位。文盲率的下降和国家不断增长的教育经费投入就是证明。然而,另一方面,家庭、学校和社会却在做着另一种事情来抵消教育投入所带来的微弱成效。孩子们一边被教导着诚信友爱,一边却在观看着杀戮和欺骗。花季的生命选择离去,活泼的幼儿受到戕害,无辜的动物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到追赶屠杀……这一幕幕每天在我们身边徘徊,在年幼的孩子面前上演,试问,我们的社会究竟在为孩子提供着一个怎样的成长环境?

正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我们的孩子面对着时刻上演的被认为是“正常”的“残忍”,对孩子所有的教导恐怕也不如这一次次的“耳濡目染”来得更深刻彻底。当“残忍”司空见惯,当“友爱”又重回字典里,那么,我们标榜的教育究竟要教育孩子什么呢?现实总是发人深省,催人迷途知返。社会

需要改变,教育更不能回避“生命”,否则它必将在不久的将来付出惨重的代价。

2.3 语文学科性质的内在要求

落实生命教育,应当是所有学科共同的任务,但是各个学科的特点不同,实施生命教育的方式和效果也各不相同。语文学科特殊的学科属性赋予了其在生命教育实施过程中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便捷。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具有对中国人而言所独具的特殊含义和深远影响。它除了让学生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外,还承担着哲学启蒙、科学思维训练、民族文化遗产、生化方式习得、审美情趣培养等多方面的任务。实际上,学生通过语文课程潜移默化地学习到的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文化观、审美观,有时远比政治课、历史课、艺术课中学到的这类知识还要自然深刻、细致入微、经久不忘^{[7]69}。

语文教育活动是在特定时空中教师与学生双向的积极的生命运动过程,尊重人及人的生命价值,是语文课程的精神价值^{[7]14}。学习语文,不是机械地掌握知识,即不是进行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简单学习,而是与文章进行对话和交流。一个汉字,隐含着一个世界;一首诗,隐含着一段生命的经历^{[7]88}。它的目的不在于教导,不在于训诫,而在于和学生进行生命的对话,以唤醒学生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知,引导学生探索生命自由的奥秘,不断扩展丰富自身的生命视界和精神家园。王丽在《我的教育梦》一文中写道:“在我看来,语文课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教给孩子某种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一篇篇凝聚着作家灵感、激情和思想——代表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文字,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情感、情趣和情操,影响一个人对世界的感受、思考及表达方式,沉淀为他精神世界中最深层最基本的东西——价值观和人生观。”^{[11]2}正如日本禅师山本玄绛所说:“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在这种以生命对话为理念的语文课堂上,学生参与学习活动时,才可能是“以一个完整生命体的方式全身心投入的,而非局部的参与”^{[12]84}。

3 结语

教育功利化已经侵袭了整个教育领域,教育形式化的弊端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造成学生生命意识淡薄、情感匮乏、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后遗症。语文学科与生命教育有着不解之缘,必须发挥自己作为母语教育特殊地位的作用和影响。语文生命教育的开展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支撑,以认清语文学科的特点和语文教学的现状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对实践进行归纳升华,形成科学的理论和原则,并进而能够指导实践。在具体实践中,教师能否真正转变教育观和教学观是影响生命教育有效开展与否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国现阶段语文老师需要深刻认识和加以改善的。可见,语文生命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 [1] 潘庆玉. 科学主义语文教育观评析[J]. 山东教育科研, 2000(6): 12-15.
- [2] 肖川, 徐涛. 论语文教育中的生命教育[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5(6): 54-58.
- [3] 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 [4] 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M]. 傅任敢,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6] 冯建军. 生命化教育[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 [7] 潘庆玉. 语文教育哲学导论: 语言哲学视阈中的语文教育[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
- [8] 张楚廷. 教育哲学[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 [9] 杨韶刚. 人本主义心理学与教育[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3.
- [10]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11] 王丽. 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8.
- [12] 靳玉乐. 新教学方式的实践艺术[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9.

(责任校对 王小飞)